

越战50年，美国人心目中最佳越战作品
DIS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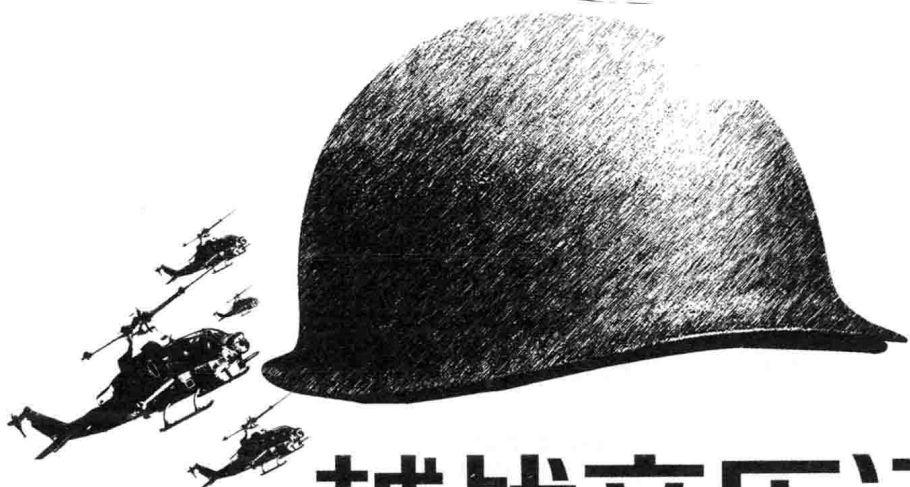
THE 越战亲历记 VIETNAM EXPERIENCE

(美) 迈克尔·赫尔◎著
Herr, M. 张梓轩◎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DISPATCHES



THE 越战亲历记
VIETNAM
EXPERIENCE



(美) 麦克尔·赫尔 (Herr, M.) 著

张梓轩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DISPATCHES by MICHAEL HERR

Copyright © 1968,1969,1970,1977 BY MICHAEL HER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ONADIO & OLSON,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INC.,LABUAN,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5 Chongqing Daily News Group Book Publishing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越战亲历记 / (美) 赫尔 (Herr, M.) 著, 张梓轩译;

—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5.3

书名原文: Dispatches

ISBN 978-7-5624-8664-0

I. ①越… II. ①赫… ②张… III. ①纪实小说—美国—
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04279号



越战亲历记

YUEZHANQINLIJI

(美) 迈克尔·赫尔 著 张梓轩 译

策划: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 李 坤 版式设计: 田莉娜

责任校对: 谢 芳 责任印刷: 张 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 401331

电话: (023) 88617190 88617185 (中小学)

传真: (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市蜀之星包装彩印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 890 × 1240 1/16 印张: 16.75 字数: 187千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8664-0 定价: 36.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坠入深渊	1
第二章 人间地狱	73
第三章 溪山，溪山	88
第四章 照明弹	168
第五章 战友	189
第六章 脱离苦海	252

第一章 坠入深渊

我在西贡的公寓墙上，贴着一张陈旧的越南地图。在那些迟归的夜晚，当我累到脱了军靴就不想做任何事的时候，我通常会选择躺在床上研究这张老旧的越南地图。尽管现在看来这张地图已不再实用，但是在当时它却是一个奇迹般的存在。首先，它异常老旧。这张地图产于巴黎，多年前由前任法籍房客遗留在此。尽管它多年受到西贡炎热和潮湿的折磨，但是地图的图纸却依然紧扣在边框里，为它所展示的国度披上了一层朦胧的面纱。在这张地图上，越南原有的领土被分为东京、安南和中国三个部分，往西经过老挝和柬埔寨便是暹罗王国。因此，我不得不常常向来访者们解释，它确实是一张历史悠久的地图。

失去的土地像死去的人一样经常萦绕在我的脑海，使我夜不能寐。也许他们宁愿烧毁他们从1964年开始使用的新版地图，代之以我手上的这张老地图，从而使越南回到从前的局面，而不愿她陷入现在这样焦灼和绝望的境地。但这终究只是空想，诸如此类的任何愿望都难以实现。现在是1967年后半年，即便是世上最详细的地图，恐怕也难以描绘清楚越南此时的领土现状。研究地图就好像在阅读一张张越南人的脸孔，而这又像试图阅读风一样虚无缥缈。我们都知道，当前越南的两个政权各执己见，同样的信息在不同的两地说法各异，越南人在不同的土地上诉说着不同人的不同故事；我们也知道，近些年来越南没有国家，只有战争……

美国使馆的工作人员经常告诉我们关于越共组织被包围歼灭，却又在一个月后全面重现的事情。这并没有使大家毛骨悚然。而当我们真正面对敌人的领土时，大家都意识到自己身处险境，这些越南人从我们手中夺回了大片土地。我在越南待了一周的时候，见到一位胡志明市第二十五师总部的情报员，他向我展示了他手上的作战地图，并告诉我战时他们乘坐直升机在豪柏树林上空的所作所为，那片豪柏树林被摧毁殆尽。它被巨型罗马犁破坏，被化学药剂侵蚀，被大面积地焚烧，成百上千英亩的耕地和原始森林就此消失。而他将所有这些行为称为“破坏敌军可用资源和军事掩护”。

他曾经有近一年时间都在做这些工作，而现在他向人们诉说着他的经历和美军在这片土地上的所作所为。他向来访的国会议员讲述、向电影明星讲述、向公司董事长讲述、向其他国家部队的工作人员讲述……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尽管如此，他却依然无法满足。他似乎要依靠这样的倾诉来维持生命，那种热情会让我在一瞬

间怀疑，他写给妻子的每一封家书中也全是这个内容。由于逢人就说，那些故事已经深深地烙在了他心中，他好像要以这种方法和恒心来证明：万事皆可行。但是请注意，如果有报道上写：敌军在战地C区及周围活动频繁，或者美国在前线的损失扩大了一倍又一倍，你最好相信：这种事情统统不会发生在这该死的豪柏树林。

士兵们晚上出门前要记得服用军医开的药片。服用这种刺激中枢神经的药物后，呼吸就像死蛇一样冗长，从而使人感到不舒服。我没有亲眼见过其他人服用这种药物，我也没有亲自见过这种场面，但是类似的景象或者是听起来与此差不多的景象，都已经远远超出了我所能承受的范围。每每听到在士兵们正舍命保护的阵地外有其他声响时，我都会紧张地翻来覆去，不断向上帝祈祷其他人也已注意到这些讯号。黑夜中一公里之外的两个阵地失守。在两轮轰炸过后，原本应该在那里的敌军已经在逐渐接近我们，他们的瞄准镜甚至已经从窗户中对准了我们，我不得不趴在地面上以防被他们看见。有一次，我在树林中看到一束亮光闪过，然后听见有人在低声私语：

“我还没有准备好！我还没有准备好！”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我决定以后晚上再也不出门了。我宁愿在房间中做其他事情，而不再像黑夜伏兵“乐普士”们一样夜间出没在这一片茂密的树丛中。他们能坚持好几周甚至好几个月的时间，一夜又一夜地在外侦察，在晚上外出行动。我决定不在越南共产主义的基地里匍匐采访，也不在北部越南的活动总队中游移去收集素材。我的身体越来越糟糕，而除了接受这个事实以外，我别无他法。尽管如此，我还是储存了

一些药物，以对付西贡的气候和在西贡常有的可恶的抑郁心情。

我知道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乐普士”们在成把成把地服用药物，在他们制服的右下角和左上角的口袋中，放的全是药片。那情形就像电影情节一样，其中一种药是为了维持他们的活动不被发现，另一种药是为了维持生命，使他们能再次回归组织。一名“乐普士”告诉我他的组织会为他们量身制作军事装备，因此他可以在黑夜中用专用的星光仪器看清原始丛林。“但是，他们一定会控制可视范围。”这位乐普士补充说。

这是他的第三次军队旅程。他是1965年德浪河谷战役的唯一幸存者。1966年，当越共组织持刀将其包围时，他藏在他的战友的尸体下面再一次从死神手中逃脱，后来被特种军发现并救回。越共士兵曾经扒光他们的衣服和头盔，然后大笑着撤离。打那之后，“乐普士”便成了他生活的全部，除此之外他一无所有。

他说：“我终究没有办法释怀。”他告诉我在最后一次回家时；他可以一整天都呆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出门。有时候甚至手握打猎用的步枪瞄准窗外，直到他意识到自己是在家中才放松作罢。此举使得路过他窗前的行人和车辆的安全都受到了威胁，他们的命运悬在这位大兵的弹指一挥间，而他们自己却浑然不知。“我的行为使家人非常不安。”他说道。但是即便是在地球另一边的越南，此举也同样会使得周围的人紧张不安。

“不好意思，并不是这样，他只是过于疯狂了一点而已。”他同组的一名士兵向我解释，“你只要看着他的眼睛，就能感受到他的恐惧和警惕，他所经历的那些该死的往事都住在他眼睛里。”

“是的，但你最好迅速地瞥一眼，”另一个人接话道，“我是

说，绝对不要让他发现你在注视他。”

但是他好像始终在监视别人是否在注视他，我估计他连睡觉都睁着眼睛。总之这让我很害怕。到现在为止，我唯一成功的一次是用眼光快速扫过他的眼睛，那种感觉就像是在看广阔的海平面。他戴着一副金色耳环，头上戴着降落伞撕成碎片后做成的破头巾。貌似没有人提醒他应该修剪他那及肩长的头发，不过这一肩长发也正好遮住了他紫色的伤疤。即使是在部队分组之后，如果手上没有四五式步枪和刀，他绝对不会去任何地方。他认为我是一个怪物，因为我没有携带武器。

“你之前见过战地记者吗？”我问他。

“说有也有，说没有也没有，”他说，“但是我没有接受过专访。”

但是他给我讲述的故事，与我听说的其他战争故事一样尖锐，一样能使我产生共鸣，一样能使我内心深受震撼。一年之后，我才能慢慢理解这些故事：

“巡查队去山上巡查，只有一个人回来，但他还没来得及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就死了。”

我在等待下文，但是貌似这种故事没有下文可言。当我问他事发地点时，他非常遗憾地看着我，就好像跟我这种愚蠢的人讲话是在浪费时间。

为了方便夜行，他的脸上涂着厚厚的颜料，这总让我产生一些不好的幻觉。因为这张脸与我前不久在旧金山看到的脸谱不同，旧金山的脸谱给我的是另一种极端的幻觉。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中，他安静地站在丛林中，就像一棵笔直的大树。除非他面对的敌人有半

支小队的人数、装备，否则就连上帝也无法眷顾他们。因为这名乐普士是一名非常出色的杀手，甚至是所有乐普士中间最厉害的。和他同组的其他战友在帐篷外集合，这支小组与其他小组区别显著。他们有“乐普士”定制的专用厕所、专有的高级冷冻干燥的给养、三星级战备军粮以及在美洲路虎店中出售的同款队标。常规军队在行军中总能遇到杂乱的帐篷，而且他们通常避免走小道。不管常规军在战争中多么坚不可摧，与“乐普士”相比仍然是小巫见大巫。当队伍集结成队时，他们按队行进下山到达着陆区，越过周围的障碍物，消失在一片丛林当中。

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跟他说过话，但是我后来见到过他。那是在第二天早晨，他回来时带回一名俘虏，俘虏的双眼被蒙住了，而且手肘部被严密捆绑。“乐普士”在审讯中肯定不受任何限制。为了得到情报，在审讯时可以不择手段。尽管我没有在他审讯时采访他，但是在等待直升机带我离开时，我已经双腿发软了。

“你们是从哪儿来的？是乘坐不明飞行物来的？呃，我想应该就是这样，因为你们的头发好长。”佩奇拿着年轻人的照片说。我拿着纸笔做记录，弗林笑着告诉他说我们是滚石的明星。那年夏天，我们三人一起旅行了近一个月。在此期间，我们搭乘一个旅的直升机，这架飞机因为天线被毁而与总部失去联系，并且机身挂满了狐尾草，在着陆点狼狈着陆。指挥官看到这一幕时差点心肌梗塞。

“你们这几个士兵怎么不向长官敬礼？”

“我们不是士兵，我们是战地记者。”佩奇回答他。

指挥官听完便作罢，但是他想指挥一场军事行动，想整编我们和他剩余的军事小组，然后赶赴前线杀敌。我们不得不离开，搭乘

另外一架直升机来打消他的这种念头。令我们惊奇的是，他们中有些人肚子里居然还有点墨水。佩奇喜欢用一些奇怪的随身用品、围巾或玻璃珠来扩展他的个人空间，加上他是英格兰人，因此，士兵们看他的眼神就像是他刚从火星上来的一样。肖恩·弗林能看到一些无与伦比的美丽。尽管他的父亲埃罗尔当了三十年的家族首领，但是弗林的这种发现美的才华却远远超过其父。因此，他经常发表很多类似阿尔托来自黑暗核心之旅的另类说法，他总是喜欢用自己新奇的想法给我们的大脑灌输新鲜的故事。他不喜欢流汗，所以他不喜欢到处跑动，宁愿连续坐几个小时，聚精会神地用他那瑞士军刀的刀刃来刮胡须。我们打包好了一些情报资料和磁带，如《你看到朦胧中的母亲和孩子了吗》《最好的动物》《奇怪的日子》《紫色的懵懂》《高射炮台的钟和鼓》等。“劳烦大家了，拧紧一点……”曾经有一次我们搭乘的直升机降落在一个小山包上，那是战争中为数不多的安静时间。那里几乎全是登陆区和营地，到处充斥着美国步兵的面孔及面孔背后的辛酸苦辣。

“你们最好不断前进，”他们中有人朝我们说，“保持前进，不要止步不前，明白吗？”

我们心里很清楚，他是移动靶位幸存者的粉丝，是战争中的牛犊。他们觉得除了被压制和受困的极少数时间以外，只要你想移动，战争的规则都会满足你的愿望让你不停地移动。作为生存技巧，此理论看似有理有据，但是你会很自然地想在这片战场上看到这种理念是如何破灭的。移动理论开始时合理而无偏颇，但是随着它的发展却渐显畸形。因为跑动得越多，看到的也就越多；看到得越多，所经历的死亡和毁灭以外的事物也就越多；经历得越多，作为幸存

者的我们所能释怀的也就越多。我们中有人像疯子一样在战争中不断跑动，他们甚至分不清楚逃跑的路线。所有的战争表面看来是偶然、意外的入侵，其实远非如此。当我们可以像乘坐出租车一样乘坐直升机时，我们其实已经筋疲力尽、沮丧至极、濒临崩溃，此时或许只有大量的麻醉剂才能使我们保持表面的平静。我们可能表面上安静，但是意识却永远都在疲于奔命，就好似有人在后面追赶一样永不停歇。哈哈，疯狂吧？

在后来的几个月中，我曾经乘坐过由成百上千的直升机重新整合组装而成的一辆大型集合直升机。我觉得这架飞机是现有直升机中最性感的一架了。它是救助者也是毁灭者、是供应者也是消耗者、有左手功能也有右手功能；它敏捷、流畅、睿智而又人性化；它上面还配有热钢铁、润滑油、迷彩帆布网、冷却再发热装置、内置摇滚录音带、防火门；加上本身的燃料供给、热度装置、自我毁灭以及难以入侵等代名词，都使这架战机大放光彩。这架飞机上的士兵甚至说：“如果你把一具尸体放在这架飞机上，他永远都不会腐烂。”但是这话在反对者看来，这些人只是绝对的迷信和彻头彻尾的自导自演、自欺欺人。我知道这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因为他们更愿意强迫自己相信那些战死的战友们依然活着，而且这种幻想余波冗长。有些人的幻想是如此缥缈，以至于轻轻一瞥就足以将其看穿，但是即便是用脚趾头思考，我也知道他们中很多人都在坚持诸如此类的稀奇古怪的意念和幻想，并且这些念想在战后很长时间中都挥之不去。

直升机和从上面下来的士兵们，即使没有压力也会彼此相亲相爱。直升机径直飞过清澈的丛林上空，从飞机上向地面望去，你能

看到摇动着的城市的屋顶、装军粮的纸箱和废弃的军火。运载的伤亡士兵增加了飞机的负荷。这些直升机队的士兵们有时候非常富余、散漫，他们甚至一天中可以在五六个地方着陆。这时，他们会在四周转转看看、聊聊家常，然后赶赴下一个目的地。我们曾在几个能容下三万人的城市降落，并为那里的人们提供补给。也许上帝知道这些士兵们在那儿创造了多少种“吉姆老爷”，一位直升机机长经常跟我说：“你没看到什么东西，是吧？你甚至都没到过那里。”而那些有着时髦空调的营地看起来就像是中产阶级心照不宣的暴力社区一样“可望而不可及”。营地以指挥官的妻子命名：着陆区西尔玛、着陆区贝蒂卢；我从来都不愿停留的那些以数字命名的山顶，现在正处在一片战乱中。那里的小径、稻田、沼泽、浓密的树林、灌木丛、低洼、村庄甚至是城市，无一幸免。土地无法饮尽战争留下的眼泪，所以当你走在这些土地上的时候不得不小心翼翼，免得一个不小心就踩上战争的“遗产”。

有时候当我所乘坐的直升机飞过山巅时，两个山巅之间的所有土地都可以一览无余，它们有的已被烧焦，有的被炸出大坑，有的依然在冒烟。每每看到这一幕，我的内心便开始翻江倒海，心如刀割般地为这一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感到难过。我看到了被烧毁的自由袭击区的稻田中留下了飘渺而又灰蒙蒙的烟雾；看到了磷燃烧时耀眼发白的烟雾；看到了棕榈树燃烧的深黑色烟雾。据说如果站在凝固汽油弹的烟柱下，这种烟气会径直钻入肺中。我曾从刚刚经历过空难洗礼的小镇上空飞过。看到那一幕时，一句歌词瞬间划过我的脑海，那是我年幼时所听的翁戈·玛依所唱的歌曲：“结束战争吧，这些猫们在自相残杀。”然后我们盘旋、降落在一片紫色的

烟雾中，一群孩子从他们的避难营中出来跑到我们的着陆地，飞行员笑着说：“哈，越南，炸弹之地和养料之地，炸弹之地和养料之地……”

相对从城市上空飞过而言，从丛林上空飞过更使我心里舒坦，但是步行穿越则无疑使人痛苦万分，我绝对不愿意在丛林中生活，哪怕是路过那里也使我毛骨悚然。在丛林中前进真是如林中人所说的目标“在更远处”，你只能一直无方向无底气地前行却毫无成就感。我可以很认真地说，我绝不在这该死的丛林中落下什么东西，因为我永远不会再回到那个地方。“呃，丛林还好。如果了解了她，你可以在其中生存下来，否则你会被她秒杀。”曾经有士兵在一片浓密的丛林角落站岗，一名记者问：“嗨，你在这里一定经常看见迷人的日落吧？”士兵听后自嘲地笑了。但是你可以选择飞到这个热带国度看日落，因为这会彻底改变你心中对光线的看法。当然，你也可以飞离这使人厌恶的地方，在你离开之后的短短五分钟内，这些讨厌的事物就会在你脑海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当你下了飞机站在一片空地边缘，注视着抛下你然后离开的直升机时，你会觉得你脚下的地方是最使人心凉的地方。你被扔在那里考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如果这是一个不合适的降落点，或是你压根就来错了地方，或许这里就是你要牺牲的地方……你还会想是不是这次真的犯错了。

我去朔庄的一个营地采访，那儿着陆区的一个人跟我讲：“你今天来这儿找故事算是走运了，我们会一路给你亮红灯。”当直升机的声音淡出耳际时，我就可以采访了。

“这是一定的，”一名指挥官说，“我们也在期待一场雨，很高兴认识你。”这是一位年轻的队长，他边笑边将十六个一组的弹片逐一按压来练习装弹速度。在场的所有人都在忙碌，有的在开封板条箱，有的在储备手榴弹，有的在检查迫击炮的零件，有的在打桩，有的在给自动武器安装我以前从没见过的香蕉夹。他们或者互相合作或者单独行动，但是所有人都在注意监听营地附近的动静，天越黑就越需要谨慎。圆圆的月亮缓缓露出脸庞，就像一颗腐坏而黏糊的水果，橘黄色的月光看似温柔，但是当它照射到沙袋和丛林中时，是多么尖锐刺眼！我们都用夜间战斗机的军事伪装物遮住双眼，以便隔绝光线和可能看见的可怕事物。（午夜需要工作，我望向远处，看到远处路上有一名工程师在向四号航线跑去，他像一条黄色丝带划过我的视线，然而我看到整条路都在晃动。）部队里几乎不会尖锐地批评这些喜欢在光线下袭击和防卫的士兵。他们围坐在宽银幕电影的镜头周围，身体在军装中左摇右晃。“不要太放松，敌人压根儿没有松懈，你感觉最舒服的时候恰好是敌人会给你当头一棒的时候。”就这样一直警惕到天亮。我一整晚都在吸烟，然而一切安然无事。破晓之后十分钟，我向机长请求着陆。这样担惊受怕的夜晚虽是越南常见的，但我还是受不了这随时严以待命的感觉。

之后几天，肖恩·弗林和我去了一个美方战事责任区的火炮基地。在这里，我们感受了另一种极端生活——国民军的周末。那天，在任的陆军上校醉到语无伦次的地步：“我们的目标是做到最好，确保敌人费尽一切心机也无能为力、一无所获。”这部分士兵的主要任务是在高地放火，其中一个大兵告诉我，他们是全军甚至全国军队中纪律最差的一支队伍。他们对这些无知的越南老百姓和韩国

海军陆战队感到厌倦，并经常干扰他们，甚至美国巡查队来了也是此等待遇。但是他们从不攻击越南百姓。（上校将称之为“炮口上的人”。他第一次这样讲的时候，弗林和我面面相觑，第二次的时候，我们差点将啤酒从鼻子中呛出来，但是上将依然放声大笑，完全无视我俩。）这里没有沙袋，却有随地乱扔的弹壳、肮脏的枪支零件，大兵们随意走动，自由散漫地向我们展示着他们生活的场景。“我们看到的其他部队都很整齐，你们为什么会这么懒散呢？”在卸装备的时候，肖恩向一名操作员询问此事，却引来了这名大兵的狂怒：“什么！你这个混蛋，你想让我们多整齐、多严谨？！我告诉你，三个月内这块地方都不会有越共成员出现，要纪律有什么用？！”

“目前为止还不错，”肖恩说，“在那架直升机上打听到什么了吗？”

但是有时候我们的采访都是原地踏步，没有任何进展，甚至连我们自己都不晓得问题出在哪里。有一次我搭乘的直升机因故障迫降在三角洲的一个连巡警都没有到过的荒野之中，而飞机的指挥员只知道喝糖水，昼夜不停地听乡村音乐，吵得我无法睡觉，即便是侥幸睡着了，我依然能在梦中听见那嘈杂的音乐声。他听着《伍尔弗山巅》《寂寞如蝙蝠》《米勒穴的果实》，以及《心如火山》等歌曲，他周围围着一群脖子上紧箍着红色颈带的士兵们。他们不怎么睡觉，因为他们不相信四百名雇佣兵和自己精挑细选的守卫，甚至不相信任何人。于是只能靠宝贝喜临门和约翰尼·喀什过活。他们期待这样休息很久，但在可以休息的时候却怯懦不前，所以他们不断唱啊、跳啊，燃烧，燃烧，燃烧……第四天的时候，直升机送来了肉和电影，我搭乘这架飞机安全飞行两天后返回西贡。

飞机依靠空中机动能力不断向前探路，我不知道正飞往何方。但是在飞机上我感到安全，感觉自己就像住在欧姆尼酒店一样，这全得感谢技术人员的高超技术和飞行经验。飞行移动是有效果的，因为它可以挽救生命或争取时间（我不清楚它救了我多少次，或许十多次，或许一次都没有），你真正需要的是更多的灵活、大度能容和随时接受“惊喜”，这比技术能给你的更加实用。偏偏这些重要素质，我一条也没有。我讨厌“惊喜”，讨厌被掌控。如果觉得人必须掌握下一步的动向，那你必定无法在战场生存，因为你从来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你会遇到什么人……而你能做的只有随机应变、见招拆招。因此，你需要不断尝试来适应丛林生活的艰辛，适应狂风骤起的天气和足以将你打入黑暗的精神错乱。你若能适应则会变得很厉害，在此过程中你需要不断尝试，但这却不同于常规的纪律训练。你会遇到未知的任务和未知的情况，没有前例可以参照，没有标准可以参考。你需要学习挖掘自己的潜能、参与整个战争的始末、极度紧张时放慢速度自我调节、在一切即将停止时加快速度……你能感觉到自己将整个生命都倾注于一场战争，而这些，一点都不好玩！

地面上的战争游戏从未停止过，枪林弹雨，一片扫射。地面由敌军控制，天空由美军控制。我们占据领空，飞机可以自由飞翔但却无法瞬间消失，可以在空中作战但无法掩藏自己。但是这些，敌军都可以做到。在我们的探测器失灵时，敌军甚至可以瞬间完成这所有的动作。整个越战战场都是如此，我们只能白天作战，而敌方却可以在夜间作战。即使身处越南防护最紧密的地方，你也必须明